

别嫌我们 长得慢

一个小小的世界，
一个大大的幽默，
一群精灵古怪的孩子，
一段泪与笑相伴的成长。

徐海蛟◎著



宁波出版社

别嫌我们长得慢

徐海蛟 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嫌我们长得慢 / 徐海蛟著 . —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
2014.3

ISBN 978-7-5526-1488-6

I . ① 别… II . ① 徐… III . ① 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3476 号

-
- | | |
|------|--|
| 书 名 | 别嫌我们长得慢 |
| 作 者 | 徐海蛟 |
| 出版发行 | 宁波出版社 |
| 地 址 | 宁波市江东区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
| 邮 编 | 315040 |
| 电 话 | 0574-87341015 (编辑部) 87286804 (发行部) |
| 责任编辑 | 卓挺亚 王晓君 |
| 印 刷 |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 / 32 |
| 印 张 | 6.25 |
| 字 数 | 120 千 |
| 版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526-1488-6 |
| 定 价 | 18.00 元 |
-

本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电话: 0571-85155604



Memo No. _____

Date / /

我常常想，一个了不起的作家至少有一本书是写给孩子的。这样他的书才算完整而没有遗憾。在成为了了不起的作家前，我还是忍不住早早地给孩子们写了一本书，这缘于我和许多孩子的情意。

徐世英

自序

让孩子成为孩子

我常常想，一个了不起的作家，至少有一本书是写给孩子的，这样他的书写才完整而没有遗憾。在成为了不起的作家前，我还是忍不住早早地给孩子们写了一本书，这缘于我和许多孩子的那份情意。我曾经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老师，如果撇开学校制度造就的种种不愉快，老师确实是一个我们能想见的最美丽的职业。那么多天真无邪的孩子汇聚到讲台下，有如无数饱满的种子汇聚到春天的庭院里。他们把一生中最清澈的时光留给学校，而老师，则要陪伴他们走完童年和少年的全部岁月，成为他们前行路上的灯塔和星辰。那正是人生初见的年华，每个孩子都善良美好，像二月初绽的花蕾，做老师的人，会不会有置身花园的感觉呢？

离开讲台好些年了，回顾教师生涯，我仍然为曾经是一个孩子





们心目中的好老师沾沾自喜。许多年后，我听到那些业已长大的孩子说，徐老师是我最最最爱的老师，没有之一。注意，人家可是用了三个“最”的。确实，我曾经是用“没有之一”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一不小心就做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我仍然记得那会儿我给学校的领导们出了许多难题。我把孩子们带到学校对面的小河边去上课，大家坐在秋天的田野里，身旁满是稻子收割后谷物的香味，就着高高的稻草垛，我们谈论秋天应该怎样被记录到纸上；我允许他们按着自己的想象布置教室，然后我们的教室在一星期后成了一个野生动物园，因为一些嗲嗲的小女生们对动物总抱有挥霍不尽的热情，她们起先只在教室里养了几盆小植物，几只绿毛龟，这都是沉默寡言的小东西。随后，她们又在教室里养了一群鹅黄的小鸡，又养了几只兔子。兔子曾在我讲一首唐诗的时候，跳到讲台前的台阶上侧耳倾听；在全部毕业班学生被要求整齐划一穿上校服拍毕业照的时刻，我为了孩子们的请求违背了校长的旨意，允许他们穿上五颜六色的衣服拍毕业照。那一天，校长的脸比锅底的铁还要黑……我想，与其说我是一个老师，还不如说是一个大孩子，比他们略大那么几年。我以一个朋友和伙伴的形象跟孩子在一起，我以一个兄长的身份跟孩子在一起。当我蹲下身来平视，我看到了一片别样的天地，那么多可爱的孩子：一个白白嫩嫩的胖墩，一个嘴唇子薄薄的女生，一个皮肤黝黑的小男孩，一个上课总是动来动去的家伙，我有时跟他们说，我要把你们写到书里去的哦。他们听到这

句话后，总是一脸期待的样子，还有个女生过了两天就会跑过来关切地问：“老师老师，你的书写好了吗？”这下子弄得我一脸茫然：“什么书？”“就是，就是，里面要把我写进去的那个书。”

一份无意间的约定让我完成了《别嫌我们长得慢》。

当然，约定只是一件事的缘起，而作为写作者，一定还有更多其他心思。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以文学的名义把当下孩子的生存状态呈现给这个世界。当局者迷，或许这个世界的大人会从文字提供的间接距离中看清楚我们的错误有多严重。大人们把自己的功利和急迫不可救药地带到孩子们的世界里，以自己的喜好和标准设计孩子们的生活，孩子们自己的生长方式已不存在。这样的功利充斥在孩子们身影所及的每个角落，从学校到家庭到整个外部世界。大人们不断规划着孩子们的未来，不断冀望着孩子们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当这样的想法成为社会的共识，成为一种愈演愈烈的竞赛，甚至成为一种当下的风气，孩子们根本没有机会像一棵小树那样慢慢长大，大人们根本没有耐心容忍孩子们慢慢长大。他们恨不得自己的孩子直接越过童年，直接进入工作岗位，直接事业有成光耀门楣。所以，我们的孩子都成了没有童年的孩子，我们的孩子都成了没有少年的孩子。这生命里最好的光景，他们本该在田野里捉蜻蜓，在夏天的小溪畔绿竹林听风儿吹起自在的口哨，男孩子们本该光着脚丫在泥地里踩水花，女孩子们本该在自己的头上簪满紫云英。他们本该坐在柳树下发呆，在心里掂量着时光的分量慢慢





变重；他们本该徜徉在童话的长堤上，跟书里的人一起完成以梦为马的游历。这才是他们该有的生活。

但现在，所有的孩子都远离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不是在去补习班的路上就是埋首在学校的题海中。他们忘记了怎样没有挂碍地笑，他们忘记了如何肆无忌惮地哭，忘记了在心里纯净地喜欢一个人迷恋一个玩具……他们甚至没有参与自己的身心成长，一切都是在大人们既定的操作下，被动地完成了。大人们编好程序，按下回车键，一个完美无缺的小孩就诞生了。

但谁都不会忘记一个常识，那是关于树的。我们通常使用的上好木材都来自北方寒冷地区，因为土壤和气候关系，寒冷地区的树长得慢，在时间里出落得高大挺拔，并且木质结实，自然能派上好用场。而南方的树，大多长得仓促，枝干纤细，质地脆弱，即便看着挺像样，但也是无用的东西。孩子们多像小树，他们需要阳光雨露，需要温情的土壤，但更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长。他们是独立的个体生命，不附属于任何人，也不附属于任何看起来很美好的愿望。

当所有大人都在寻找一种理想的教育之道，构想着让孩子成为某个伟大人物的时刻，我却不得不告诉大人们，最理想的教育，最伟大的构想是让孩子成为地地道道的孩子，让他们有时间犯点错误，耍点脾气，像所有从古到今的小孩那般天真烂漫，让他们有时间在生命开篇的章节上给童年涂上鲜亮的颜色，让他们一点一点地承接岁月给出的启示。让他们来得及在优雅到来之前拥有顽皮和活泼，

在成熟到来之前拥有天真和幻想。让孩子成为孩子，等到未来，大人才会成为更好的人。让童年充满光彩，成长才变得更富意义。就像让朝霞充满清晨的天空，这样千里之行才一路晴朗。



目 录

- 牺牲掉的名字 / 1
- 连环扣分 / 11
- 墙洞超市 / 21
- 自个儿的奥林匹克 / 29
- 疯狂家教 / 37
- 抓个贼给你瞧瞧 / 46
- 愚人快乐 / 54
- 猜一猜 / 61
- 美妙的语文课 / 67
- 教室成了养鸡场 / 75
- 被抢走的课 / 84
- 发育狂 / 92



程启后的怪病 / 101

签名、签名 / 110

王一梅的烦恼 / 119

送你一剂生长激素 / 127

丢失的作业本 / 134

镜子，对不起 / 141

一连打了两架 / 148

同桌红娘 / 155

我爱安静 / 165

再见，余老师 / 176

把童年还给我们吧 / 185

牺牲掉的名字

我叫李怡然，是个小学生，初级男性公民，未发育，无不良嗜好，坚信数学有害健康。

说到小学生，大人们都会说小学生好啊，无忧无虑。他们说这话的神情仿佛在说池塘里的一群鱼一群大白鹅，或者一大片野地里的芦苇，在风里呼啦啦唱着歌……这些都是没心没肺的形象。不知道是谁将“无忧无虑”这个词强加给小学生的，其实小学生的忧虑可多了。大人们说小学生是祖国的花朵，而他们自己是祖国的树干、果实、根、茎、叶。花朵是脆弱的，花朵是只能用来看看的，花朵是害怕风吹雨打的。

在小学生面前，很多大人都变得神通广大，他们从来记不得自己曾经也是小学生，他们从来喜欢形容那些过于简单的大人“像个小学生”，他们也从来习惯于替我们做出选择，他们说那是善良的保护，是“为你们好”。“为你们好”这四个字是大人们共同的口头禅，他们说得那么语重心长苦口婆心理直气壮。





别嫌我们长得慢

大人们不会知道，他们自己，不论老师、父母、长辈，一个个都能刮起一场让我们躲闪不及的龙卷风，而我们这些花朵们就在这样的风暴中心茁壮成长。

有一个成语叫心知肚明，我们的烦恼只有自己心知肚明。

刚才提到名字，先前我并不叫李怡然，先前我叫李好文。但“李好文”的名字用到四年级就被老爸老妈废除了。四年级起，我的数学成绩开始呈下滑趋势。这个下滑趋势是有科学依据的，老妈借鉴自己炒股票的经验，将我每回数学考试的成绩标注出来，做成了K线图，在图上你能很清晰地看到我的数学成绩有惨不忍睹的走向。这样一来，每次我将单元考试卷递到老妈手里请求签名时，她都会看出些不祥的苗头，她一会儿觉得我的计算能力出了问题，一会儿觉得我的理解能力出了问题。我上四年级后问题越来越会出了，老妈的神经开始整天地紧绷起来。那些试卷，一张张薄薄的纸，却成了老妈心情的晴雨表。四年级后，试卷显示出来的信息越来越让老妈揪心了，上面的分数从先前的九十八，九十五，慢慢滑到九十，八十五，八十，眼看就要大踏步跨入七十的深渊了。老妈觉得她再也不能坐以待毙了，确切地说不能坐等她的宝贝儿子被数学活生生地“毙”掉。

老妈开始展开了数学救援行动，她先是多方打听，为我找了一个家教老师。每周六上午，她亲自开车送我去沐浴额外的阳光雨露。这让我的数学成绩有了些微改善。但老妈是不满足于些微改善的，

她又紧锣密鼓地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我物色了一位据说很不错的奥数辅导老师，她是想让我多渠道多角度地汲取营养。但有些事并不是想改变就能改变的，比如我天生讨厌数字，一看到数字就会头晕目眩不知所措。比如我们五（6）班的好些同学都害怕教数学的钱老师，这就像江南人害怕吃辣一样，无可改变。老妈越是逼我学数学，我越是紧张，相比较而言，我反倒越来越喜欢语文了。数学补习课一结束，我迅速将一堆数学书扔到一边，赶紧抄起一本课外读物，放松一下剪不断、理更乱的神经。本是想看会儿电视的，但我是一个识趣的孩子，在这么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下，电视机万万不能碰的，否则节目没看成，老妈的唾沫星子倒会把我淹死。

我只好退而求其次，翻翻课外读物，就是这么无辜的一个动作，何况翻的还是一本世界名著，老妈也有意见，认为这是不务正业。老妈现在很看不惯我对语文的偏爱，她甚至跟老爸抱怨当初怎么想的给我取了这样一个名字，这名字分明是偏科的征兆嘛。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语文老师也有过同样的见解。语文老师姓余，年轻有个性，写得一手好文章，板书字体飞扬，恍若武林高手在舞剑。他喜欢在课堂上讲故事，喜欢调侃，他的故事常常让我们笑疼肚子。

余老师上课一般情况下都是神采飞扬的，但当他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当然是他自认为简单的问题，而我们班几位“国家级保护动物”却不一定这么觉得，毕竟人心隔肚皮，闻道有先后嘛。“国家级





保护动物”的称呼是余老师给起的，专指我们班语文考不及格的几个同学。每次考试下来，余老师都会统计一下人数，不及格的同学，就被列入重点保护范畴。余老师说，这些人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他的一世清名都会毁在他们手里，这样一来，他就要晚节不保啦。

余老师常常在语文课上把最简单的问题留给他们，但他们常常答不上来。这时候余老师就会发火。余老师发火的方式有点特别，不像其他的老师那么直来直去地骂人，他会绕着弯子骂人，让听的人哄堂大笑，被骂的人却难过得要死。当然也不排除有时被骂的人也会嘿嘿地笑起来，余老师说那种人是开关失灵，开关失灵的人是不太能控制自己情绪的。

余老师有一次又提了个他觉得极其简单的问题，他说即便问自己的脚趾头，脚趾头也能回答上来了。那几个“国家级保护动物”——挺立着，像一根根明晃晃的蜡烛，却什么也回答不上来。余老师生气了，发了一通感慨：我们班这是怎么了，一个个名字倒是取得像模像样的，但表现恰恰和名字相反，看来，都是名字惹的祸。那个陈文武，成绩一塌糊涂，跑起步来还那么难看，愣是把你爹文武双全的理想给灭了；那个王起航，船就是不肯开起来，现在连马达也生锈了，还起个什么航；那个张优才，一点儿才也没有，我建议你明天马上改名，叫无才，对，叫张无才。

总之，余老师觉得名字不能取得太风生水起的样子，否则会显得很讽刺。当然名字也不能取偏了，他说李好文，你总不能只爱好

语文,还得爱好数学,还得爱好英语。我看取名李爱好倒不错。

原来在大人眼里名字还这么讲究。为此,老妈还真跟我的名字较上劲了,也不知道她是哪儿听来的,说名字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有一天老妈请来一个风水先生,她觉得我数学成绩上不去已不仅仅关乎学习方法之类的问题了,而是跟生辰八字啊,家里的风水啊都搭上了关系,妈妈的许多朋友为了让孩子读好书都请过风水先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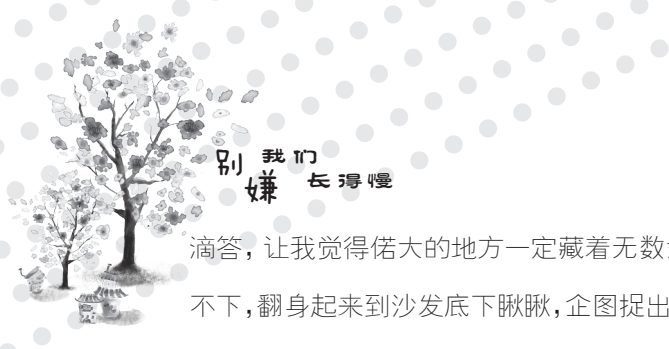
我并没见到传说中的风水先生,但等我回到家,我的整床被褥已被搬到沙发上了。我家住的是复式房子,老妈说风水先生来过了,细细观测了你的房间,发现你睡的床对下去的位置正好是楼下厨房的煤气灶。成天烟熏火燎的,你的脑袋不被塞住也难啊。

我说,不是有方太抽油烟机吗,再说了隔着地板哪儿来的烟啊火啊?

老妈却说风水先生的分析很在理,你得从小房间里搬出来,过几天我和爸爸请人将隔壁那个房间装修一下。乖儿子,这样对你的学习是有利的。在隔壁房间还没装修好之前,你就委屈一下睡在客厅沙发上,妈妈会给你把被子铺得暖暖的。哦,对了,你睡沙发的时候,头得朝着南方哦。风水先生说头朝南方有助于智力发育。

就这样,我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寄居者,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睡了将近一个月,才搬到另一个房间去。你不会知道那一个月有多漫长,客厅太大了,大得让我心慌慌。窗帘的黑影晃荡,伴着时钟的脚步





滴答，让我觉得偌大的地方一定藏着无数大鬼小鬼，有时实在放心不下，翻身起来到沙发底下瞅瞅，企图提出一个什么来，不过幸好什么也没捉到过。

真是太伤人了！太伤人了！

更伤人的事情还在后头呢，风水先生留下的后遗症远远没有结束。其中最大的伤害就是导致我用了近十年的名字在一夜间被废除了。据说风水先生掐了好几个指头，几乎将手上的五个指头都掐了一遍，翻了好几本取名的书，并在我的房间里一声不吭打坐了半个多小时……最后，他郑重建议老妈将我更名为李博。

老妈很快说服老爸，他们一致通过了这个名字，他们觉得一个学习偏科的人，还真得起一个博学多才的名字。他们并没想到要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反对，什么博学不博学的，现在改名别提有多别扭了。

老妈说，反对无效，光改这个名就花去她五百“大洋”。

我反驳老妈，你不能因为贵就要强迫人家接受，如果你用 600 元买了瓶有毒的假酒，是不是一定要一口将它闷下去？

老妈不屑回答我的问题。老妈认定了我是她的儿子，她对我有终身命名权。第二天，她着手帮我改名去了，她跑到社区打证明，跑到派出所修改户口簿，跑到学校跟老师联系……在我的学习问题上，老妈向来孜孜以求，毫不含糊。

我由李好文变成了李博。你可能会纳闷，我该叫李博才是呀。